

世界文学名著
大陆首次翻译

《简·爱》姊妹作 全译本

西 露

[英] 夏绿蒂·勃朗特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露 西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自	信	
自	立	译
丽	青	
张	裔	审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露 西

夏洛蒂·勃朗特著

胡自信 胡自立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23 印张:18.875 字数:46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378—1387—6

I·1365 定价:16.80 元

序

《露西》（《维莱特》）是夏洛蒂·勃朗特所写下的最后一部小说，然而这却也是她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小说。

夏洛蒂还在孩提时代，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就已离开了人世。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性情冷漠、忧郁。她的姨妈是卫理会教徒，待人严厉。勃朗特的母亲去世后，姨妈便来照顾勃朗特家的孩子们。她们住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哈沃斯，这里荒凉偏僻，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四个孩子，即夏洛蒂，她的弟弟勃兰威尔，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共同组成了她们的小天地。

他们还建立起一个想象中的世界。1826年的一天，帕特里克·勃朗特给儿子勃兰威尔带回12个木头士兵玩偶。这些玩具成了孩子们最早用来练习写作的永久素材——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写出了富有浪漫色彩却又明澈清晰的长篇传奇故事和戏剧，创造出安格里亚这个神秘的幻想王国，这些传奇故事和戏剧的一些较长片断至今仍流传于世；艾米莉和安妮创造了冈达尔这个神秘王国，关于她们两人，保留至今的只有几首她们当时写成的诗歌。这些作品看起来只不过是天赋较高的儿童的习作，但是对于夏洛蒂来说，直到二十五、六岁时，少年时代所创造的那个神秘的安格里亚王国，仍然在支配着她的想象力。

长大以后，四个孩子很少呆在一起。起初，他们是去不同的学校上学。后来，不同的职业又使他们彼此分离——姐妹三人做

了家庭教师，勃兰威尔起先曾计划从事艺术创作，后来一改初衷，当了铁路职员，再后来又当了家庭教师。他们坚持写作，也经常回哈沃斯去。1842年2月，夏洛蒂和艾米莉去了布鲁塞尔。11月，姨妈去世，姐妹俩又返回了家乡。1843年1月，夏洛蒂只身前往布鲁塞尔，在那儿逗留了整整一年。种种迹象表明，正是在布鲁塞尔，夏洛蒂爱上了一位已婚的教师——黑格先生，这很可能是她所经历的感情生活的主要部分。

大约过了两年，勃朗特姐妹们的生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1845年秋季的一天，夏洛蒂看到了她以前从未读过的由艾米莉和安妮创作的诗歌。三姐妹决定试着出版一本小诗集。她们三人选用了三个笔名——阿克顿·贝尔，埃得斯·贝尔，柯勒·贝尔。诗集出版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诗集毕竟是出版了。三姐妹继续努力。这时，她们决定写几部长篇小说。艾米莉写成了《呼啸山庄》，安妮写成了《艾格妮丝·格雷》，夏洛蒂写成了《教授》。

她们原计划把这三部小说单独出版，或作为一个“三卷集”来出版——因为在当时，三卷集小说多少已成为衡量一部小说能否出版的标准格式。然而，勃朗特姐妹们写成的三部小说在篇幅上却比一般的三卷集还要长一些。出版商最终采用了艾米莉和安妮的小说，以三卷集的形式出版了。但夏洛蒂所写的《教授》却被退了回来。她找了一个又一个的出版商，然而最终还是以连续6次遭到拒绝的结局而告终。她试着第七次投稿，结果同以往六次相同，但是，这一次，出版商乔治·史密斯不仅给予她热情的鼓励，并询问她，是否有用三卷集形式写成的其它小说可以提供。她确实有——或者说即将有一部这样的小说问世。夏洛蒂对出版商说，她将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她正在创作的那部三卷集式的小说。三个星期后，夏洛蒂将《简·爱》这部书稿送到了出版商手中。

夏洛蒂的《简·爱》先于她两个妹妹的小说而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同时加速了艾米莉和安妮被长久搁置的小说的出版。《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终于出版了。这时人们都在怀疑，这两部小说是否是柯勒·贝尔的早期作品，它们之所以能够出版，全靠已获成功的《简·爱》的这股东风。人们都在猜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写小说的贝尔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或三个人。人们都在怀疑，这三部小说的作者是三个“贝尔”呢，还是三个“漂亮女人”。* 面对这些猜测，夏洛蒂镇定自若，但是后来有一篇书评指责她道德败坏，这使她怒火中烧。这时，她已经开始写另一部三卷集小说《谢利》。

写作这部小说时，夏洛蒂经历了心灵上的巨大痛苦。这痛苦不仅仅来自人们的猜测、谣言和恶毒的书评。1848年9月，当夏洛蒂就要写成《谢利》一书的第一部分时，她年仅31岁的弟弟勃兰威尔去世了。她放下手中的笔，直到十一月才重新开始写作。不幸的是，就在同一年年底，她亲爱的妹妹、年仅30岁的艾米莉因患肺结核，也离开了人间。她的创作热情又一次被死神和悲哀所征服。但厄运并没有结束。次年2月，夏洛蒂继续创作《谢利》的第二部分。经过努力，第二部分在5月底写成了。然而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安妮身上也开始出现那些熟悉却又可怕的症状。1849年5月28日，文雅而虔诚的安妮去世了，此时，她还不到30岁。安妮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在夏洛蒂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当中，安妮是最后一个离开她的。夏洛蒂忍受着心灵的创伤。但是，更使她痛苦的却是孤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年迈的父亲，便只有孑然一身的她了。六月初她重新开始创作，不管怎样，《谢利》在八月底以前终于完成了。

* 在英语中，“贝尔”与“漂亮女人”发音相同，但拼写和含义不同。

随后的三年是寂寞的。三年后她才开始构思创作另一部小说。孤独感渗透着《露西》（《维莱特》）这部小说的始终，在诸如“漫长的假日”等章节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夏洛蒂写给乔治·史密斯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孤独对她写作《露西》（《维莱特》）所产生的影响。

夏洛蒂在信中对史密斯说：“读罢《露西》（《维莱特》），务必将您的真实感受告诉我。我渴望别人对我这部小说的意见，渴望能有人听我读一读这部小说，渴望能有人给我提出建议。这种心情，难于言表。写作《简·爱》时，情况并非如此。写《谢利》时，前三分之二的部分也非如此。”

《露西》（《维莱特》）是勃朗特的最后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勃朗特又采用了她所写的第一部但没有出版的小说——《教授》一书的题材：《露西》（《维莱特》）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对师生的恋爱故事，故事发生在布鲁塞尔，故事的内容以她在那里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在《教授》这部小说中，英国教师威廉·克里姆沃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他与一个讲法语的，既有英国血统，又有瑞士血统的学生的恋爱故事。在《露西》（《维莱特》）这部小说中，年轻的英国妇女露西·斯诺既是英语教师，又是法语学生，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她与法语教师的爱情故事。

如果读者知道勃朗特对黑格的感情，那么我们不难看出，《露西》（《维莱特》）所描述的故事正是那痛苦的、并不成功的爱情的真实写照。（《谢利》的女主人公尽管是嗣女，但还是爱上了她的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同样也具有法国血统。）然而，从“作家”的角度看，勃朗特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风格，原因是：她不愿意放弃她曾在《教授》这部小说中已经利用过的素材。《简·爱》出版以后不久，勃朗特致信出版商的审稿人W·S·威廉说，她打

算把《教授》一稿修改成一个三卷集。但计划没有得到史密斯的支持。勃朗特只是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并不高明的改动，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然而，她采用了《教授》一稿中有用的素材，即与黑格先生密切相关的部分。《谢利》一书出版了。在写作《露西》（《维莱特》）之前，勃朗特再次修改了《教授》一稿，送到史密斯那里，结果，稿子还是被退了回来。

由于《露西》（《维莱特》）与《教授》两部小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所以后人常常将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教授》一稿的某些部分被删节了。此外，《露西》（《维莱特》）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区别于《教授》一书的地方。这个时候，勃朗特不再是无名小辈了，不再是写《教授》一稿时的那个土里土气的乡村妇女了，作为社会知名人士，她去过伦敦，与她心目中的偶像萨克雷交谈过；她还曾出席宴会——也曾在她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被捧为名流。《露西》（《维莱特》）中的约翰·格雷厄姆·布莱顿尽管与勃朗特少年时代所幻想的安格里亚这个神秘王国的人物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的原型是乔治·史密斯，而布莱顿夫人的原型即史密斯的母亲，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女演员瓦石蒂的名字在《露西》（《维莱特》）中当作整整一章的标题，而瓦石蒂的原型即著名法国演员雷切尔。1851年，在伦敦，乔治·史密斯曾陪同勃朗特两次观看雷切尔的表演；雷切尔留给夏洛蒂的印象与《露西》（《维莱特》）中露西对瓦石蒂的看法相同。《露西》（《维莱特》）所描述的那场发生在剧院的火灾，其素材来自乔治·史密斯给夏洛蒂所讲的一个真实故事。史密斯年轻、英俊、宽厚、聪明、富有，尚未结婚，是他发现了勃朗特这个天才，他仰慕她（而且受益良多），给她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很显然，他喜欢她。勃朗特的父亲和朋友们都认为，她与史密斯正处于热恋中。但此时，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她坚持说，她与乔治只能说是彼此了解，

“只是朋友而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想象，她曾有过这样的希望，并且曾为这种“痴心妄想”而深深自责。这一经历与她过去的生活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心目中的男主人公虽然是格雷厄姆（乔治），但这是一种暂时的、愚蠢的想法。女主人公心目中的真正的男主人公终究还是保罗先生（黑格先生）。这也许是保留在勃朗特记忆之中的旧日梦，也可能是《教授》一稿中没有被删去的部分——或者说，这两种说法都对。

虽然《露西》（《维莱特》）的题材与《教授》的故事情节密切相关，但是，前者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意义更接近于《简·爱》，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人可能会问，勃朗特的《露西》（《维莱特》）与《简·爱》，究竟哪一部更优秀？尽管问题可以这样提，但是，在群星璀璨的维多利亚小说中，《露西》（《维莱特》）与《简·爱》是两部杰出的、举足轻重的作品。这一点毋庸置疑。

《露西》（《维莱特》）与《简·爱》具有可比性，但是，二者的关系不仅仅如此：勃朗特写作《露西》（《维莱特》），是为了更正她所谓的人们对《简·爱》的带有普遍性的错误理解，对此，我们现在并非一无所知。如果说，年轻的简反抗非正义，争取独立自主是正确的，那么，勃朗特一定会说，简的行动还是太过于激烈，太缺乏自制了，如果简自信、自立，令人仰慕，她就不应当藐视人类的不足，不应当蔑视上帝，而应该接受上帝的指引，虔诚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但是，简实在太惹人喜爱了，以致于读者很难在她身上找到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于是，勃朗特决定，新的女主人公不应当这样完美无缺。她致信 W·S·威廉说：

至于“露西·斯诺”这个人物，我一开始就认为，她不当像“简·爱”那样，被某些盲目崇拜者当作偶像。

把简奉若神明，这种做法不仅曲解了勃朗特的用意，而且否定了她所认定的这部小说揭示出来的普遍真理，否定了上帝已经安排好了的社会秩序。正是由于上帝的威力，晴天霹雳才击倒了大七叶树，粗心而自足的简才受到警告，才知道了罗切斯特的建议的不可信；正是因为有上帝为她导向，她才能走出沼泽地，才能见到她陌生的里弗斯表兄妹们；正是上帝使罗切斯特幡然悔悟的呼唤传至简·爱的耳际，把犹豫不决的她指引回来。

《露西》（《维莱特》）也讲天意，不过，《露西》（《维莱特》）中年轻的女主人公的目的与简的目的截然相反。简要“不顾一切地寻求生活的真理”。相反，露西不敢面对现实生活，不敢面对痛苦，却听命于淡泊处世的曼彻蒙特小姐。在某种意义上说；简变得“随和”起来。而露西的选择也受到反对：

……新的天命颁布了。似乎有一种力量在驱使我采取行动。只有通过鞭答、驱赶、强迫，我才能获得行动的力量……我曾希望与命运妥协。有时，为了逃避心灵上的痛苦，我宁愿去过一种清贫安乐的日子。这样做并不能使命运得到抚慰，上帝也不会赞同这种畏葸不前的懒惰的做法。

露西被孤独地带入大千世界之中，她碰巧来到贝克夫人的学校：

没有时间多想。上帝对我说：“留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旅店。”命运之神用那双强有力的手抓住我；她掌握着我的希望，指导着我的行动。我掀响了门铃……一大早我就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着——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简渴望丰富的阅历，与此相反，露西却逃避现实。简过于独立自主，不断进取，因而受到指责；相反，露西却总是被迫采取行动，尽管她总是希望保持镇静。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去读《简·爱》，那么，我们只给推论出一种简单化了的、狭隘的上帝观念。《露西》（《维莱特》）推翻了这种认识。勃朗特心中的上帝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一定是要求忍耐顺从、追求世俗幸福的一种力量。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惩戒叛逆，施行教化，如简所理解的那样；上帝的作用在于，能令人奋进，给人鼓励，促进人与人的交往，如露西所理解的那样。上帝使露西勇于冒险，勇于面对现实和外面那广阔的世界，勇于投身于生活，献身于爱情，勇于面对失败。

保罗先生的确在海上遇难了。于是，有的人认为，保罗的死推翻了《简·爱》所宣扬的上帝安排一切的说法：露西必须经受磨难，这就是她的命运；无论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无论她如何专注于奇迹，无论她如何遵守道德准则，如何虔诚地祈祷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又有何用？《露西》（《维莱特》）提供了明确的回答：尽管我们也遭受痛苦，但是，上帝会安慰那些相信他的人，上帝会证明，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伊甸园和天国是存在的。在上帝看来，现世毕竟是短暂的一瞬间，上帝则是永恒的，如果上帝能保证我们永远幸福，那么，即使我们遭受七十年的痛苦也心甘情愿。于是，露西认识到：

有些人，他们在某一时期的现实生活——的确能体验到天堂的幸福。这种完满的幸福一旦降临到好人身上（坏人是永远不会得到这种幸福的），那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不管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什么样的考验，也不管是否有病痛和死亡的阴影在徘徊，辉煌的先例永放光芒。它会使病痛减轻，使愁

云消散。

格雷厄姆与波丽是“幸福的”，他们生活得安逸而舒适。露西的生活则充满痛苦，这似乎不太公平。但是，厄运并没有使露西自暴自弃，并没有使她怨天尤人。格雷厄姆和波丽的幸福使露西认识到，上帝是存在的，灵魂是不朽的，他们的生活是“伊甸园的永久的证明”。曼彻蒙特小姐的经历和过失为露西提出了警告——不要用世俗的时间或正义观来衡量上帝：曼彻蒙特小姐同弗兰克恋爱时，曾经有过“一年的美好时光”。但是，弗兰克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曼彻蒙特小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为什么“在享受了十二个月幸福之后，注定要受三十年的痛苦”。临终时，她仍然没有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她终究还是认识到，弗兰克的死不是飞来的横祸，而是上帝的安排；她逃避痛苦的现实，那是错误的。这一认识促使她相信，上帝是公正的，尽管她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并不完全理解来世：

我不明白，我找不到原因；此时，我敢诚实地说，说我以前从不敢说的话——神秘的上帝啊，我们敬仰您！而且，从现在起，我确信了死神会把我再次交给弗兰克的。我对此坚信不疑。

如果说格雷厄姆和波丽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伊甸园和天堂度过的，如果说曼彻蒙特小姐的一年的时光是在伊甸园和天国度过的，那么，对露西来说，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短暂的一刻。那时，她正和保罗先生

踏着月色，漫步在通往福赛特的街道上——月色溶溶，仿

佛洒在伊甸园中——月光透过幽暗的大花园，星星点点洒在通往幸福的小路上——此时此刻简直不可思议。某些男人和女人一生总要有那么一回返回到我们祖先初辟天地时的那种日子里去——品味着那金色的早晨所给予的露珠——沐浴在初升的阳光中。

露西、曼彻蒙特小姐以及格雷厄姆与波丽的生活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从世界万物永恒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都不过是弹指一瞬间。只要能证明救世主的存在，那么，尘世间究竟是充满欢乐，抑或充满悲哀，便无关紧要了。我们之所以必须相信这一点，不是出于一种朦胧的期望，而是因为有些人的生活证实了伊甸园和天堂的存在，证实了来世，而我们又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证实了极乐世界的存在。尽管这样的时刻，转瞬即逝，但是，我们也得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

问题是，上帝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降临人世呢？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当然，有些时候，不过，也许你不会有这样的时候，死水也会泛起波澜；不过，这波澜也许是以你未曾想见过的方式泛起，你喜欢这种方式，曾为之痛心疾首过，天国的医师就要降临人间……

上帝以不同的方式引导着露西与简，因此她们的生活迥然不同。《露西》（《维莱特》）道出了《简·爱》未曾说明的道理：相信上帝，按上帝的指引行事。不过，它指向的是灵魂的拯救，是来世的幸福，可能（也许不可能）引向今生今世的永恒的幸福、美满的爱情以及事业的成功。天道既不是如赞美诗所颂扬的正义那

么简明易懂，也不是期望美德和热忱能够立即得到回报。人们曲解了《简·爱》，因为他们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把这部小说简单化了。痛苦而又孤独的勃朗特正是要纠正这种误解。这不能说是痛苦，而只能说是一种更加现实的希望。

写作《露西》（《维莱特》）是为了说明上帝的力量，同时，也是为了纠正人们对《简·爱》的误解，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争议的开端和结局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完开头三章，人们很难判定，这部小说是写波丽·霍姆呢，还是写那个清高而又谨小慎微的以第一人称手法叙述自己经历的露西·斯诺。勃朗特在开始写这部小说时，似乎对此也不太明确。从现在的手稿片断看，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波丽”，她说她四岁时首次来到英格兰。不过，还有另一手稿片断，其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叫贝西·谢普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她就是露西·斯诺；一个名叫罗莎的小女孩很显然是波丽；还有一个学生，叫格雷厄姆。那时，勃朗特似乎既想以波丽为中心来写，又想以斯诺为中心来写。但这并不是说，勃朗特想写两个不同主题的故事。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女人的幸福和另一女人的不幸是上帝的安排，它们具有互补性：不幸既不是惩罚的标志，也不是上帝进行选择的标准；幸福并不意味着来生必然要遭受不幸的报应。无论是幸福的一生，还是痛苦的一生中某个幸福的时刻，同样都是对不朽的灵魂和伊甸园与天堂的证明。至于为什么某些人该享受幸福，而另一些人必须忍受痛苦，对于力量微弱的人类的理性来说，这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简·爱》中也有两条能够使灵魂得到拯救的途径。简选择的途径是爱神的、非英雄式的、婚姻爱情的途径，是家庭的、道德的以及日常宗教仪式的途径。圣约翰·里弗斯选择的途径是殉道者的及英勇的卫道士的途径。简之所以不选择圣约翰所选择的拯救灵魂的途径，是为了她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不幸的是，为了

达到勃朗特的这一明确目的，简——我们已不加思索地将她奉若神明了——拒绝了他，于是，我们也拒绝了他。（真的，简的叙述使我们早在简拒绝他之前，我们就已经拒绝他了。）即使在简的自传中，他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被安排在最后，这部小说的最后三段话由他来说。同样，在露西述说自己苦难的生活经历时，波丽及其“幸福生活”并没有占据同样长的篇幅：波丽在《露西》（《维莱特》）中的作用并不比圣约翰在《简·爱》中的作用大。可是，在《露西》（《维莱特》）中，波丽被安排说开场白，实际上，小说的前三章都在讲她。简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以至于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没有感觉到，或者说，也许没有意识到，女主人公已经不再是故事的中心了。但是，当我们读《露西》（《维莱特》）时，我们弄不清故事的中心是什么，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谁。露西在前面的这几章里似乎仅仅是个旁观者，而且就是在以后的几章，她也并不讨人喜欢，也并不具有主人公的气质。她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立即为我们所认同，我们也不会选择那样的生活。人们不可能盲目地崇拜她，她也不可能象简·爱那样被某些崇拜者错误地奉若神明。

《露西》（《维莱特》）的结尾，正如它的开头一样，叫人捉摸不透。《露西》（《维莱特》）在结尾处，表现出作者的一种明显的矛盾心理。夏洛蒂·勃朗特的朋友、第一位给她做传的盖斯凯尔夫人对这种矛盾心理作了解释。她写道，勃朗特曾对她说，她父亲

希望她这部小说有个完美的结局，因为他不喜欢那种带有伤感情调的小说；他要勃朗特把她书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结合在一起（象神话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一样），让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婚姻美满，生活幸福”。但是，在

《露西》（《维莱特》）中，保罗·伊曼纽尔先生却在海上遇难。勃朗特的这一构想具有明显的现实的力量。如果小说的结尾部分与勃朗特所讲述的故事情节相符，那么，她就不必改动伊曼纽尔先生在海上遇难这样的结局。为了照顾父亲的意愿，她只好将那个不幸的结局用尽可能模棱两可的语言表述出来。于是，她的真实用意就只有靠读者凭自己的气质和才智去解析了。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又成了另一桩幸运的事情。因为这个意义含糊的结局，如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让我们窥见人的命运的变幻莫测的一面：不管生活是充满幸福还饱含痛苦，归根结底，它都是一段毫无意义的旅程。小说在结尾处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这是有意安排的，且意义重大。这一点，在第四章“曼彻蒙特小姐”的开头部分已有过暗示。这时，波丽已经退出舞台，露西开始登台亮相，充当起中心人物来。第三章结束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沉船事件预示了小说的结束。露西用她后来将要用到的语气，怀着矛盾的心情，几乎是以委婉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是她遭受苦难的岁月：

我愿让读者来想象我当时的情形。在以后的八年里，我仿佛是一条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酣睡的小船……你可以设想，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体态丰盈，心情愉快，正躺在铺有软垫的甲板上，风和日丽，碧波荡漾，海风习习。然而，无须讳言，那时，我很可能会莫名其妙地从甲板上坠入大海，或是我所乘的船将在海上遇难。

夏洛蒂在布鲁塞尔的八年并不悠闲，既没有发福，也谈不上

快乐。她不仅没有得到黑格（或保罗），也没有办起她同艾米莉去比利时曾计划兴办的学校。唉，就连艾米莉、安妮和勃兰威尔也都离她而去了。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丈夫，没有真正的伙伴，她深感孤独。露西的某些经历，诸如漫长的假日，忏悔，等等，是夏洛蒂在布鲁塞尔的亲身经历。此时，她无疑是寂寞的。但是，与她后来的孤独感相比，这时的寂寞还远远算不上什么。

怪诞、虚妄的情景不可能完全是她创作时心情孤寂的结果，却可能是夏洛蒂·勃朗特纯粹的、真心的呼唤：《露西》（《维莱特》）可能是唯一的一部真正具有夏洛蒂·勃朗特风格的小说。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她没有与人商讨，也没有人为她提出建议或给予鼓励。芸芸众生中，一定真有某个简，作为她创作这一角色的依据。但也确有这样一位苍白的乡下姑娘，她不愿沉醉于伦敦的名利场中，她是艾伦·纳西的朋友，她与纳西常有书信往来；这个孤独的姑娘恪守孝道，拒绝她父亲的副牧师阿瑟·尼古拉斯的求婚。而这个夏洛蒂则说服了她的父亲，嫁给了那审慎、强壮、没有文化、默默无闻的尼古拉斯。那时，夏洛蒂并不爱他。她既是露西·斯诺，又是简·爱。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一点。值得庆幸的是，在她的生命就要终结的时候，她可能更与简相似，或至少可以说她更象福塞特街上的露西。

勃朗特怀孕了，但与此同时，她却患上了肺病。结婚后九个月便与世长辞。此时，距她三十九岁生日仅差几天。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对丈夫产生了爱情，度过了短暂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去世的时候，她并不感到孤独。

杰罗米·贝蒂

伊莫里大学

王不封译，陈良才校，周敏